

兴化的亲戚朋友多次邀我看干垛菜花,我都以多种理由婉拒了。其实,是不想去,以为不就是菜花吗,有什么好看的,甚至还写过一篇《不游干垛菜花的理由》。

我曾于某一年春天去洛阳,洛阳城里目之所及皆牡丹,居家的窗台上,宾馆的大厅里,摆放的都是牡丹。万亩牡丹园内更是姚黄魏紫,蔚为壮观,难怪诗人感叹:洛阳春日最繁华,红绿阴中十万家,谁道群花如锦绣,人将锦绣学群花。洛阳牡丹甲天下,名不虚传。

我到过仪征的芍药园。千亩盛开,万花斗妍。我欲在花海中寻找最大的一朵、最美的一朵,终究失败了,每一朵都是硕大无比,每一朵都美丽耀眼。芍药成就了远近闻名的枣林湾。比起花王牡丹和花相芍药,菜花算什么?正所谓“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于花,如斯焉。

我一直没去看干垛菜花。四月上旬的一个周六,朋友约我去兴化看干垛菜花。我一口回绝:菜花有什么好看的?小时候,老家的春天里,除了杂七杂八的桃花梨花楝树花刺槐花,看得最多的就是菜花。有大田里的一片金黄,也有路边墙角的星星点点。可以说看厌了看烦了。朋友说,你不要太固执,你说不好看,为什么每天都有几十万几万游客从四面八方涌来,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兴许有不同凡响之处。你就与我一同去吧,又不花多大本钱。

想想也是,不能因自己的好恶而令友人扫兴,好在,干垛菜花之地离我工作的城市不远,驱车一小时不到。

我们早早出发,九点不到就到了景区正门。买票检票一路顺畅。站在通往景区的立交桥上俯视,一望无际的景区被大小小宽宽窄窄的流水裁成大小不一形状各异黄色图案。船在水里游,人在花中走。静与动是那么和谐,人与物是那么融洽。我想用两个字概括我当时的感受:震撼。

桥上,看黄发垂髻,听南蛮北侑。我想问他们,来看什么,是看水上干垛,还是看垛上之花,抑或是干垛、菜花背后的种种。

老家横泾温家村有一棵长在庄后头,约有200年树龄的黄杨树。这树高6米,中部围径68公分,存活至今,也历经坎坷,有着鲜为人知的事。它的忠诚守护人温宜林,与这棵黄杨树有着割不断的情缘。

黄杨树本是温宜林家传家宝,据老人生前回忆,他的曾祖母是位道教信徒,每逢农历三月十八要去镇江句容茅山赶庙会敬香。有一次返回时,就买了一棵常青花木树,放在手提篮中带回来,移植在天井内。此树生长得特别缓慢,几十年后,经人辨认才知道是黄杨树。传至温宜林这一代已是第四代了。

温宜林为人质朴、善良。其妻丛有堂,是甘垛镇沙贵庄上的大家闺秀,没有生育,只领养了一个女儿,一家人过着平静的生活。温宜林家在1946年土改时被划分为上等富农,祖父温富谐、父亲温良慧都出任过温家庄“团董”(村长或庄头)多年,温宜林是温良慧的最小儿子,继承了父辈的主产(房屋、田契、大型农具),包括传家宝黄杨树。

文革期间,村造反派中有人提议,温宜林家过去是小地主,几代人靠剥削我们贫下中农的血汗钱发迹起家,我们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对他家过去的剥削所得进行清算、讨还。于是发动红卫兵组织召开大小批斗会,让温宜林夫妇戴高帽子、挂牌子,勒令他家交出过去剥削所得金银财宝,继而又到他家翻箱倒笼。全面搜查未果,造反派们并未善罢甘休。这时一位雇农出生的温姓某人,是温家村文革领导的头头之一,他信心满满,带着一队红卫兵及造反派以军事化的行动,冲进温宜林、丛有堂这对富农分子家,要把藏在黄杨树底下的金银财宝挖出来。一帮红卫兵干将手拿铁锹、铁叉、钉耙等工具,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开始挖树寻宝。温宜林夫妇一边扑向黄杨树,一边苦苦哀求:“请你们放过这棵祖传黄杨树,我可性命担保啊,树下绝对没有值钱的东西!”取财心切的造反派们,根本听不进他们的诉说,其他红卫兵则拖开温宜林夫妇,不一会工夫把黄杨树根下挖了个遍,也未有收获。眼看着百年黄杨树倒下,只有几根根须连着地,温宜林夫妇伤心不已。

据说黄杨树越大越难移栽,它的根系分为“阴阳极”,一旦错位就不能成活。为了不断断仅存的根须,温宜林小心翼翼,尽力将其扶正,恢复原土。从此温宜林对这棵黄杨树更是呵护有

加,春天为它施肥松土,夏日为它浇水凉身,秋季为它修剪残枝,腊月为它裹被御寒。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黄杨树终于站立起来。虽再现了往日的枝繁叶茂,但原本坚挺的身躯却终生弯曲。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位民间艺人通过多方打探,找到黄杨树的户主温宜林,说是自己的乐器喇叭坏了,想出千元高价,在黄杨树上锯一段枝回家做喇叭。温老听后,态度明朗地说,黄杨树比我的生命还重要,宁可断了我的臂膀,也绝不能再伤害传家宝黄杨树半枝一叶。民间艺人听后悻悻离去。

2001年阳春三月,黄杨树一派葱郁,不幸的是,八十多岁的温宜林结发之妻先去了天堂,他身患癌症晚期,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这棵和他相依为命的黄杨树。老人在弥留之际,对守在身旁的养女和族人说,我要把这棵祖上的传家宝黄杨树,无偿地奉献给温家人,让它永远守护着温家庄。

此后温家庄进进出出的人群中多了一些陌生的面孔,不时会有人围着庄后头的黄杨树转悠。这些举动引起了温家人的注意与警觉。他们自觉地负起了义务保护黄杨树的职责。2003年冬季的一天,村民温学峰看见离村庄不远的树荫下,停着一辆牌照为浙字开头的卡车,车上装有一台挖掘机,又看到了几个外地口音的人,神秘兮兮地在比划着。他预料这帮人在打黄杨树的主意,于是电话联系村支部书记龚梅香,向派出所、林业站反映求助,另外安排人员跟踪监视嫌疑人和车辆。派出所警员和林业站站长及时赶到现场,询问了嫌疑人,来者如实供述了想盗挖黄杨树的目的。为首的是浙江温州人,专业从事倒买倒卖名贵古树。几年前他通过网络经纪人介绍,得知这里有棵百年古树,曾来过此地准备出十万元高价购买,但守树老头死活不肯卖。现在据线人说,老头已去世几年了,此树无人看护,便叫来了卡车、挖掘机和帮工,准备乘深夜人们熟睡之时,快速扒开树根,吊起黄杨树开车跑路,但也做好准备,如遇到有人发现,就甩个三五万元或者十头八万的贿赂一下,真没想到温家庄人保护古树的警惕性这么高。

高邮市林业局邀请文保专家对这棵黄杨树做了鉴定,结论是——品名:小叶黄杨;类别:国家二级名贵古树。当年起,就实行挂牌保护。保护单位:高邮市人民政府。

干垛是神奇的,于泽国中兀然生出千万个高高低低的垛子,水是镶嵌的边儿,菜花是垛儿的点缀。说不神奇都不行。

干垛是怎么形成的呢?起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金兀术为了抵御岳家军而挖掘的水上迷阵;一说是原住民为了生存,水中取土,筑成垛子,种植粮食,维持生计。第一种说法是制造的传奇,劳民伤财地从茫茫大水中堆起垛子,能形成迷阵吗?何况北人善骑而不谙水性。第二种说法比较靠谱。然而,不管哪一种说法,都突出了人的创造,都是先人留下的宝贵遗产。

对于这份遗产,兴化人从不雕琢,本色呈现,于农事中兴起了旅游。干垛菜花地还是国家级油菜新品种种植示范基地。

游景区,或步行或乘船。我选择了步行。游船身不由己,步行或行或止,或快或慢,一随己意。那天是多云天气,虽少了艳阳高照,蜂飞蝶舞,倒也惬意。我不停地用手机拍照,好像每一步都是好景致。途中吃一只黄桥烧饼,硬气骨碌的,显然是冒牌货,图个有趣。

走了一个多小时,疲乏而游兴未尽。单是那清纯鲜美的空气,就让人不忍离去。驱车到兴化城里吃饭。兴化的朋友说,在二十天的花期内,游人不少于三百到四百万人,门票收入五千万以上。城里的饭店宾馆日日爆满。

尽管不虚此行,但我还是想不通。干垛菜花,要说文化,没有多少深厚的文化内涵;要说故事,也没有让人听来津津有味的故事;要说配套,不靠村不着邻,仅仅是最基本的设施而已。

干垛菜花到底凭借什么吸引天南海北的游客奔涌而来,是灵动的水吗,是灿灿的花吗?兴化人确实用寻常之物造就了非常之观,这是不容怀疑的。兴化干垛菜花已列入国内五大菜花游览胜地。

相对于牡丹、芍药,菜花实在是太平常了,然而却产生了名花异草的效应,这是为什么?对旅游,我是十足的门外汉,自然说不出其中的道理。

界首,我的故乡。她是枕着运河而建的一座千年古镇,是我成长的地方。她沿着运河,顺着地势向东延伸,运河堤边的民居就直接面对运河。在湖水上涨的时候,若是站在堤上向西极目远眺,还能看到碧波万顷的高宝湖。我们从小就在这缎带般的运河边玩耍,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我尤其怀念她在我童年时的模样,街道错落有致,房屋古朴典雅。她的精致、婉约是浑然天成。

从运河堤的大码头下来,一直向东是一条东西向的大街,在它的中轴线上有一渔市口,那横向的街道自然成了南北大街。现在看来,那实在不能叫大街,可当时那街上是商铺云集,热闹非凡。当第一缕阳光西向大地的时候,小镇就开始沸腾了。渔市口挨家挨户各类商店的铺门门就打开了。这里有副食品店、日杂商店、布店、裁缝店、菜市场,东西大街上还各有一家茶馆。街上有挎着篮子叫卖熟藕、菱角的,还穿梭着一些挑水的肩夫。人群里有上茶馆吃早点的,有买菜的,真是人头攒动。记得菜市场里除了有青翠欲滴的各类蔬菜,最多的是来自我们这运河对面——高宝湖的水产品,活蹦乱跳的鱼虾、吐着白沫的螃蟹,一会儿就卖得所剩无几了。那时,猪肉是要按计划分配的,我们这里吃鱼却是不用犯愁的。鱼是我们小时候饭桌上的家常菜肴。每当吃到昂刺鱼时,我们能把吃得完整的鱼头骨放一条边,因为它的形状很像小猴子。到了端午时节,大街上卖的都是来自湖里的粽叶,嫩绿的芦叶裹着香糯,煮出来的粽香从家家户户飘出来,弥漫整个镇子。我们这些孩子们也雀跃起来了,我们的手腕上会系上五彩百索,胸前会挂上盛着鸭蛋的蛋络,男孩子们的脑门上会有用雄黄酒写上的“王”字,可开心啦!

东街上还有些老招牌的店铺,如陈西楼的酱园店,那酱油是自家酿造,纯天然。作坊就在店后面的大院子里,几十口大缸整整齐齐地排放着。发酵的豆酱朝吸露水、日晒阳光,陈西楼茶干的原料是可想而知了。经过特殊工艺加工出来的界首茶干,肉厚而质感细腻,咸淡适宜,还有一种茼蒿的特殊香味。你若是买上十来块,那店家一定用干的荷叶为你包扎好。回家拿出来一吃,茶干的香夹杂着荷的清香,是一辈子忘不了的。这街上有广德堂的大药房,这里的药师,他们不仅懂中药的药性,还会加工炮制各类药材。小时候,常在这店堂里转悠,看到他们用一面大的筛子叠制药丸。每逢阴天下雨,任老药师会说:“干我们这行的,生意刮风减半,下雨全无。”我常疑问:“何不打烊?”老药师不加思索地说:“怎么可以!来者都是急的,人命攸关!”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这东街高屋檐檐横担着的竹竿上,就飘动着许多长幅的丈青色、黑色的棉布,我母亲继承祖业开的一家染坊就在这里。人们常把穿得褪了色的衣衫拿过来染色,经母亲一加工,旧衣就换了新颜。街上最吸引眼球的要数供销合作社了,那玻璃柜台里,陈列着的漂亮文具盒和花皮球,常常使我流连忘返。最好奇的还是,高高的收银台上穿着新潮的女收银员,据说她戴的是隐形眼镜。那时,是不可思议

给远在南方老家的母亲去电话,可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好不容易电话通了,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说她正忙着腌制咸鸭蛋。

儿时,生活在江南,最爱吃的美食就是故乡的咸鸭蛋了。每当煮熟的咸鸭蛋切开端上饭桌时,那雪白的外层蛋白,鲜红的蛋黄,一股让人流口水的香味直扑我的鼻子。太好吃了,美味绝伦的咸鸭蛋。故乡地处长江边上,湖面广阔,雨水充足,气候适宜,正是养殖家禽绝佳的地方。记得小时候,村子上家家户户都养鸭。母亲每年饲养十几只母鸭生蛋,鸭蛋积攒到一定数量后就开始腌制。每当快要腌咸鸭蛋的时候,母亲就叫我和弟弟到几里外的一个地方去挖上好的黄泥巴回来,然后将经过挑选、洗净的鸭蛋,用稀黄泥包裹起来,再将裹住黄泥巴的鸭蛋全部洒上粗盐,放进用泥烧制的罐子里,并密封好,再将泥罐放到通风、阴凉、避光的地方保存。一个多月后,将腌蛋取出,洗净,放在锅里用水煮熟,切开,这便是特别好吃的咸鸭蛋了。

小时候,母亲隔三差五地就给我们煮咸鸭蛋吃。由于那时家里人多,满满一碟子咸鸭蛋每人一小块就没有了。别看这一小块咸鸭蛋,我竟能吃上两碗稀饭。母亲忙里忙外,每次都是家里最后吃饭的一个人。等她端上饭碗时,不懂事的我们早就将咸鸭蛋瓜分了。每当这时,母亲就笑着对我们说:“妈妈不爱吃

的!供销社对面的街中心有一口古井,用铁栅栏围着,一早上就会有人在井边打水盥洗。井那边,曹家大姑奶奶的茶水炉,这时也已热气腾腾,前来打开水的人络绎不绝。

南北大街上有豆腐店、自行车修理行、铁匠铺、银匠店,还有代写书信的。这两条街上都有些临街的排楼,朱红色的格窗,推开就可以看见市井的繁华。我有几个小伙伴的家就在那楼上,从窗口能看到北街空地上古老的牌坊和高大的石狮子。

从东头一条横向街道的两端走出去,就是后街了。这里比较安静。医院、学校、镇政府机关等都在这里。从后街继续向东走,就会看到一条穿镇而过的灌溉河,它与大运河是平行的。我们家乡的人称运河为“上河”,称东头的这条河为“下河”。河岸两侧是临河而居的人家,欢愉之声隔河相闻。到了夏季,下河的水就涨得满满的,岸边的杨柳一直垂到水面。河岸上的人家就在河里淘米、洗菜,姑娘、媳妇们在码头的青石板上捶洗衣服,面对这清凌凌的河水,她们好像有洗不完的衣服。男孩子们更是把这里当成水上游乐场,在河里栽水猛、打水仗。

河的南端有座状元桥,它紧靠中学校园。那时的中学条件比较简陋,两排教室,一些附属用房。操场上有篮球架,不多的校舍里却有一间图书室,里面有好些藏书,我曾经分享过姐姐借回来的前苏联的一些名著。那校园一派田园风光,高大的杨柳树就是它的围墙,从运河经小闸口奔涌下来的灌溉河水,蜿蜒着流经校园。这里还是著名的界首乡师的旧址,现在还矗立着当年的读书亭。河的北端有一座石拱桥,桥下一段石板路,一直通向千年古刹护国寺。挂在大殿飞檐上的风铃,在微风中不时发出轻脆的金属声,使得这里显得格外幽静、肃穆。石拱桥边有一座小楼,飞檐翘角,古色古香,后来曾有《黄河少年》摄制组在这里取景。我小时候读书的小学校就在这河的北端。学校里有花坛,前排到后排的教室之间有月门,古朴、温馨。记得一个清明节,学校在操场上举办了一场大型的祭扫革命先烈活动。我们的杨老师在风琴的伴奏下,用纯正的普通话,朗诵江姐在狱中留给孩子的信,“孩子,快快长大,快接过红旗去打天下”的深情嘱托,至今犹在耳边回响。

镇上也曾有过大戏院。我们稍大一些的时候,就不兴古装戏了。那时我们的父辈正是一群文艺青年,他们在戏台上唱《逛新城》等歌唱新生活的歌曲,还自导自演现代剧《夺印》。记得我同学的父亲在里面扮演了瘸爹爹的角色。他的父亲也时常在家里拉二胡,常引得孩子们一起唱。记得那时夏天的晚上,经常听到从某家院子里传来悠扬的笛声或口琴声。镇子虽小,后街后巷里也有不少的深宅大院,院子里住着些远近闻名的中医。无论是农民还是渔民,上门寻医问药,他们都没有一丝的怠慢。我的姨父就是这样的一位医生。小时候也曾听说,陈家、陆家出过清华大学的学子。大人们常以此鼓励自己的孩子……

往事仿佛就在昨天。几十年的变迁,小镇早已不是儿时的模样。可是,那个深含文化底蕴的小镇,已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曾多少次梦回她的怀抱,醒来时不无惆怅,又对她充满了热爱和感恩。

咸鸭蛋,你们爱吃,妈妈就给你们多腌。”其实母亲在骗我们,美味谁不爱吃呢,然而,母爱是伟大的,母亲什么时候都

把子女放在前面。长大后,我到外地上学,然后又离开了故乡,到了很远很远的大西北工作。这一走就是30年,身处异乡,很难再吃到母亲腌制的咸鸭蛋了。

如今,随着出差机会的增多以及每隔几年一次的回故乡探亲,我又能时常吃到母亲的咸鸭蛋了。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知道我特爱吃咸鸭蛋,每次我回家时都提前腌制好很多,除了让我在故乡天天美美地大吃外,走时还让我的包里装满了咸鸭蛋。尽管路途遥远,一路颠簸,咸鸭蛋损坏了很多,但亲情让我心里时刻暖暖的。

前几年的一个夏天,我在电话中跟母亲随便说了一下想吃咸鸭蛋的话,想不到半个多月后我竟在几千里以外收到了母亲从故乡寄来的咸鸭蛋。虽然煮熟了,且一路挤压没有一个是完整的,但那馨香的美味让我久久回味无穷。

近几年,我所在地超市也有出售咸鸭蛋的,但由于是工厂化流水线生产,其美味远远赶不上母亲手工腌制的。

身处大西北30多年,风沙草地、黄土高坡怎及绮丽水乡,每每使我想起那维系我童年美梦的咸鸭蛋。

母亲腌制的咸鸭蛋

□ 汪志